

王力文集



H109-43V18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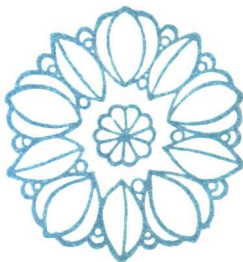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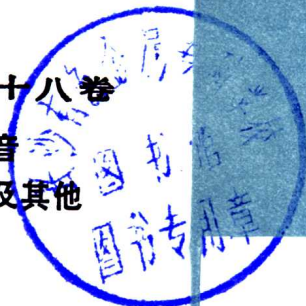
0417113



王力文集

第十八卷

中古音
等韵及其他



王 力 文 集

第十八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125 印张 6 插图 420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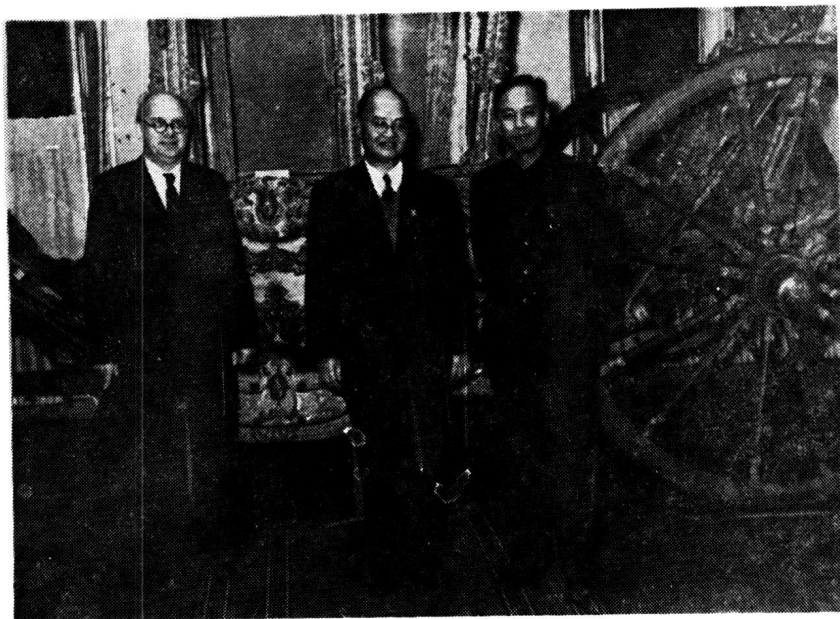
ISBN 7—5328—1023—2/H·44

定价 8.00 元



1956年与汉语教研室同仁在颐和园合影

左起：黄伯荣、林焘、周祖谟、魏建功、朱德熙、王力、
杨伯峻、唐作藩



1957年和高名凯先生在鄂山荫教授陪同下参观莫斯科博物馆

目 录

中古音	1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3
范晔刘勰用韵考	74
《经典释文》反切考	93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186
朱翱反切考	199
朱熹反切考	246
等韵及其他	337
《类音》研究	339
唇音开合口辩	385
浊音上声变化说	399
京剧唱腔中的字调	420
汉越语研究	460
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	588
两粤音说	598
名词术语索引	667

中古音

编 印 说 明

本卷收入有关音韵学方面的论文13篇，篇幅大都比较长。其中中古音六篇，除《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写于三十年代，其他五篇都是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写的，是为修改《汉语史稿》、重新编写《汉语语音史》而作的准备工作。《汉越语研究》是四十年代写的，在《岭南学报》首次发表后在国内外曾产生较大影响，直到现在还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方面的一篇权威性著作。以上诸篇多曾收入在《汉语史论文集》或《龙虫并雕斋文集》。

此外，有关古今方音两篇以及《浊音上声变化说》一文是王先生早年的文章，写于二十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期。还有等韵方面两篇论文，都是第一次收入论文集。除改正一些错字，一仍其旧。

王力先生对京剧颇为爱好，生前曾与几位先生商量合作编写一部《京剧音韵学》，其他先生尚未动笔，先生已写出《京剧唱腔中的字调》一节。这是先生去世后才发表的。（本卷由唐作藩负责编校）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一、导言；二、支佳歌戈麻鱼虞模；三、之脂微齐皆灰咍；四、萧宵肴豪尤侯幽；五、蒸登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六、真淳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山删寒桓；七、侵覃衔谈盐添咸严凡；八、职德屋沃烛觉药铎陌麦昔锡；九、质术栻迄物月没废霁祭屑薛黠辖曷末泰；十、缉合狎盍叶帖洽业乏；十一、结论。

一、导 言

南北朝的韵书，有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陆法言的《切韵·序》里说它们“各有乖互”。这种乖互的情形可以有四个原因：（一）时代的不同；（二）方音的不同；（三）音韵知识深浅的差异；（四）归类标准的差异。陆法言等人“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大约就是要把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的语音系统加以融会贯通，再凭着他们的音韵知识，去决定他们所认为完善的归类

标准。假使我们的揣测不错,《切韵》所定的语音系统竟近似于潘耒的《类音》^①,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实录。吕静诸人的韵书之所以灭亡,《切韵》之所以独存,也许恰恰因为《切韵》能投合从前的中国学者的复古思想,也许还因为撰述《切韵》的八个人在当时的文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所以才有“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话。总之,如果我们要求一部语音实录的话,吕静诸人的韵书的价值未必不在《切韵》的价值之上,而它们的丧佚也就是音韵学上的损失。

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史料,藉此可以审核《切韵》的归类是否符合当时的语音系统。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韵文,因为这是与韵书有直接关系的;纵使《切韵》与《广韵》也都丧佚了,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史料编成一部韵书。孔广森既然能单凭《诗经》著成一部《诗声类》,我们自然也能单凭南北朝的韵文著成一部《南北朝声类》,而这《南北朝声类》既可与《切韵》互相证明,也可以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矫正《切韵》的错误。

研究南北朝诗人的用韵,对于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敢断定凡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但我们可以说,相叶韵的字比不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一些。例如支脂之三韵,依南北朝的韵文看来,脂之是一类,支独成一类;当脂之同用的时候,支还是独用的。因此,我们可断定当时脂与之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支与之的距离必比脂与之的距离远了许多;高本汉(B. Karlgren)把《切韵》的支定为“iɛ”,脂之定为“i”,是很近情理的。

^① 参看本卷《类音研究》。

又如鱼虞模三韵，依南北朝的韵文看来，虞模是一类，鱼独成一类；当虞模同用的时候，鱼还是独用的。因此，我们可断定当时虞与模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鱼与模的距离必比虞与模的距离远了许多；高本汉把《切韵》的鱼定为“iwo”，模定为“uo”，虞定为“iu”，倒是鱼与模近而虞与模远，就很难令人相信了。与其根据宋人的韵图去定《切韵》的音值，不如根据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远近，因为南北朝离《切韵》的时代很近，而且诗歌里的韵类总比韵图里的系统更自然些。^①此外，当时或唐代中外文字的对译，自然也很能帮助音值的假定，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抛弃了本国的史料。本篇对于南北朝的声类将加以详细的讨论，但对于南北朝的音值则暂不考定，因为音值的考定要比声类的考定更难，须待把更多的史料研究过，然后敢下断语。

本篇对于南北朝诗人生卒年及籍贯都特别注意，希望从此窥见语音的进化与方音的差异。本篇所用的材料，只限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所有的，我想这已经够用了，因为南北朝著作丰富的诗人都在这里头，至于著作不多的诗人，他们的用韵颇不便于归纳研究，不援引他们也好。

兹先将《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诗人姓名及其生卒年列表如下：

何承天 (370—447)	傅亮 (? —425)
颜延之 (384—456)	谢灵运 (385—433)

^① 我不相信宋人的韵图能完全符合实际的语音系统；《切韵指掌图》也许就是与《类音》相似的作品。

高允	(390—484)	谢惠连	(394—430)
袁淑	(408—453)	谢庄	(421—466)
鲍照	(405—466)	张融	(? —497)
沈约	(441—513)	江淹	(444—505)
孔稚珪	(447—501)	陶弘景	(452—536)
王俭	(452—489)	萧子良	(459—494)
任昉	(460—508)	刘峻	(462—521)
谢朓	(464—499)	邱迟	(464—508)
梁武帝	(464—549)	王僧孺	(465—522)
王融	(468—494)	吴均	(469—520)
陆倕	(470—526)	刘孝绰	(481—539)
王筠	(481—549)	刘孝威	(? —548)
刘潜	(484—550)	温子升	(?)
邢邵	(?)	昭明太子	(501—531)
沈炯	(501—560)	简文帝	(503—551)
魏收	(506—572)	徐陵	(507—583)
梁元帝	(508—554)	庾肩吾	(? —550)
何逊	(?)	庾信	(513—581)
王褒	(?)	江总	(519—594)
张正见	(523—594)	李德林	(531—591)
卢思道	(?)	薛道衡	(540—609)
牛弘	(545—610)	陈后主	(553—604)
隋炀帝	(568—618)		

就用韵的变迁看来，南北朝可分为三个时期。何承天，

傅亮，颜延之，谢灵运，高允，谢惠连，袁淑，谢庄，鲍照，张融为第一期，这一期的特色是：

1. 歌戈麻混；
2. 鱼虞模混；
3. 东冬钟江混；
4. 先仙山混。

沈约，江淹，孔稚珪，陶弘景，王俭，萧子良，任昉，刘峻，谢朓，邱迟，梁武帝，王僧孺，王融，吴均，陆捶，刘孝绰，王筠，刘孝威，刘潜，温子升，邢邵，庾肩吾，何逊，魏收，梁元帝为第二期，其特色是：

1. 歌戈不与麻混；
2. 虞模不与鱼混；^①
3. 东不与冬钟混；
4. 肴豪各不与萧宵混。

庾信，徐陵，王褒，江总，张正见，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牛弘，陈后主，隋炀帝为第三期，他们又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卢思道等用韵略如第二期，南派庾信，徐陵等用韵则有下列三特色：

1. 江归阳，
2. 欣归真，
3. 青独立。

这都是大概的说法，其详见于下文。现在我们再看这些诗人的地域分配：

（一）山西系

灵州（傅亮）；鹑觚（牛弘）；汾阴（薛道衡）；长安（隋炀帝）；范阳（卢思道）；鄆（邢邵）；渤海（高允）；安平（李德林）；下曲阳（魏收）；平原（刘陵）；东武城（张正见）。

^①梁武帝父子是例外。

(三) 山东系

博昌(任昉); 临沂(颜延之, 王俭, 王融, 王筠, 王褒); 郯(何承天, 王僧孺, 何逊, 徐陵); 彭城(刘孝绰, 刘孝威, 刘潜); 籍贯未详者: 鲍照。(本传云东海人, 虞炎《鲍照集·序》云:“本上党人。”)

(四) 河南系

冤句(温子升); 孝城(江淹, 江总); 阳夏(谢灵运, 谢惠连, 袁淑, 谢庄, 谢朓)。

(五) 南阳系

新野(庾肩吾, 庾信)。

(六) 江南系

建康(萧子良, 昭明太子, 简文帝, 梁元帝, 陈后主); 秣陵(陶弘景); 兰陵(梁武帝); 吴(陆倕); 乌程(邱迟); 故鄣(吴均); 武康(沈约, 沈炯); 山阴(孔稚珪); 籍贯未详者: 张融。

南北朝虽有阳休之《韵略》诸韵书, 然而它们在文学界大约没有什么权威, 所以易于丧佚。它们既不像《唐韵》《广韵》藉政府的力量勉强要一般人遵守, 那么, 当时诸诗人当然可以顺着自然的语音去押韵了。因此, 方音的差异自然会在韵文里留下痕迹。例如徐陵, 庾信是南朝的人(庾后仕北朝), 所以他们的青独立, 江归阳; 隋炀帝, 卢思道是北朝的人, 所以他们的青与庚耕清混, 江不归阳。不过, 各诗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贯, 还是一个疑问。有两种情形可以使他们的籍贯与他们用韵不发生关系: 第一, 如果他们以祖父

的籍贯为籍贯，这种籍贯在方音关系上就会失掉一半或全部的价值。我在北京常常遇着些不懂福建话的福建籍学生，因而料想南北朝也会有这种名不副实的籍贯。温子升本传载温“自云太原人”，就是籍贯名不副实的证据。第二，诸诗人除陶弘景外，都是作官的人（或皇帝），做官的人就是喜欢打官腔，也许还喜欢依照官音押韵。虽然有时候在蓝青官话里可以留些土音的痕迹，但已经很难代表一地的方音了。因此，我们发现时代对于用韵的影响大，而地域对于用韵的影响小。然有些诗人的时代相同，而用韵不同，在许多情形之下我们仍可以认为方言的差异的。

在叙述诸诗人用韵之前，我先立下了六个条列：

1. 叙述之先后，大致以时代为次。
2. 凡欲证某人的某韵与某韵合用者，仅举合用之例。
3. 凡欲证某人某韵独用者，仅以用此韵字甚多之诗或赋为例；但遇窄韵则不在此限。
4. 除废夬祭泰四韵外，仅举平声以包括上去声，入声另列；但遇必要时，亦取及上去声。
5. 以个人为研究的单位：例如谢灵运的真文同用，我们并不因此就说鲍照的真文同用；依鲍照的诗赋看来，他的真文却是分用的。
6. 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某人对于某韵显然独用，则其他少数的例外只可认为偶然的“合韵”，或认为伪

品，或传写之讹。^①

二三四条只是为了省篇幅；如果把《百三名家集》里的韵字完全抄下来做一个全谱，自然更好。但是，现在这种办法，除了省篇幅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诸韵分合的情形更明显些。

二、支佳歌戈麻鱼虞模

（甲）支 佳

段玉裁根据先秦古韵，把支脂之分为三部；今依南北朝诗人的用韵看来，脂之为一类，支则独自为一类。脂之二韵，有些诗人是分用的，有些诗人却把它们合用；至于支韵，却是很严格地与脂之隔离。段玉裁又把支佳合为一部，

^① 本文所根据者为张溥原辑，彭懋谦重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书中错字很多。单就韵字（韵脚）而言，如鲍照《掘黄精》“石”误“日”，《梦归乡》“阘”误“门”；沈约《和刘雍州》“充”误“克”，《会厖临东风》“帝”误“尊”；陶弘景《寻山志》“山”误“出”；王僧孺《永宁令咏》“搏”误“搏”；梁元帝《游后园》“春”误“春”；何逊《七召》“敝”误“敝”，“舍”误“含”；吴均《入兰台》“社”误“祠”，《酬别江主簿》“暮”当作“暮”；庾信《马射赋》“宫”误“官”，《陆退神道碑》“摧”误“推”，《辛威神道碑》“柱”误“树”，《郑常神道碑》“部”误“郡”，《咏画屏风》“邻”误“怜”；李德林《朝日夕月歌》“芬”误“芳”，这都是传写之讹的例子。我们不敢断说此外没有更多的错字。再说整篇的伪品恐怕还不 少，这未必是后人有心作伪，而是把某甲的作品误抄入某乙的集子里。例如谢庄的《悦曲池赋》就是从江淹的《悦曲池》里抄来的两个片断。江淹的原文是“北山兮黛柏，南江兮颀石，颀峰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暮云兮千里，朝霞兮千尺……步东池兮夜未艾，卧西窗兮月向上，引一息于魂内，扰百绪于眼前”。谢庄集中“江”作“溪”，“峰”作“岸”，“艾”作“久”，其余都与江集相同，显然是后人误编入谢集的。这种伪品恐怕也不少。

认为与歌戈麻相近；在南北朝的韵文里，这一点仍与先秦相近似。我们试看任昉《王贵嫔哀策文》以“家蚺纱佳”为韵；《侍释奠宴》以“多家华”为韵，就可见南北朝还有歌麻与佳通用的痕迹，同时也可猜想它们的韵值相近。至于支佳同用者，则有：

颜延之《赭白马赋》：仪街螭奇鞞驰枝离；《皇太子释奠》：仪街驰猗。鲍照《园葵赋》：委洒靡解。江淹《空青赋》：施娃离仪亏。王僧孺《咏宠姬》：罢屣解买。^①

佳韵的字太少，又有几个常用的字像“涯崖差”是同时属于支韵的，令我们分不清支佳的界限。如果我们把“涯崖差”也认为佳韵字，那么，支佳同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支独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猗知枝疵，披施崖宜斯池，规奇崖迤^②；《游南亭》：驰规岐池移垂斯崖知。王融《一志努力篇》：移为离垂危驰窥；《阻雪连句》：池枝离淅驰垂知池亏岐仪移危疲差。谢朓《将游湘水》：螭垂漪岐离移支縻斯。梁武帝《长安有狭斜行》：知离皮垂危仪觚池差；《古意》：离池枝儿知移，枝陲池移知。昭明太子《相逢狭路间》：知离移枝笮儿仪鞞卑差池疲奇绝垂吹；《和武帝游钟山》：池岐为垂鞞知羲仪奇亏池枝吹麾垂斯随施窥移。简文帝《晚春赋》：陂枝移池垂雌披危；《和武帝宴诗》：支碑池漪儿骊仪。梁元帝《玄览赋》：皮陂池，鞞黑奇离支离疲，蟻

① 凡在《切韵》为不同韵之字，则加符号以为标记。

② 凡一篇之中，一韵数见者，以逗号隔开。